

生活與工藝 · Life and Crafts

精緻獵奇

穿越時空看見明代文人的生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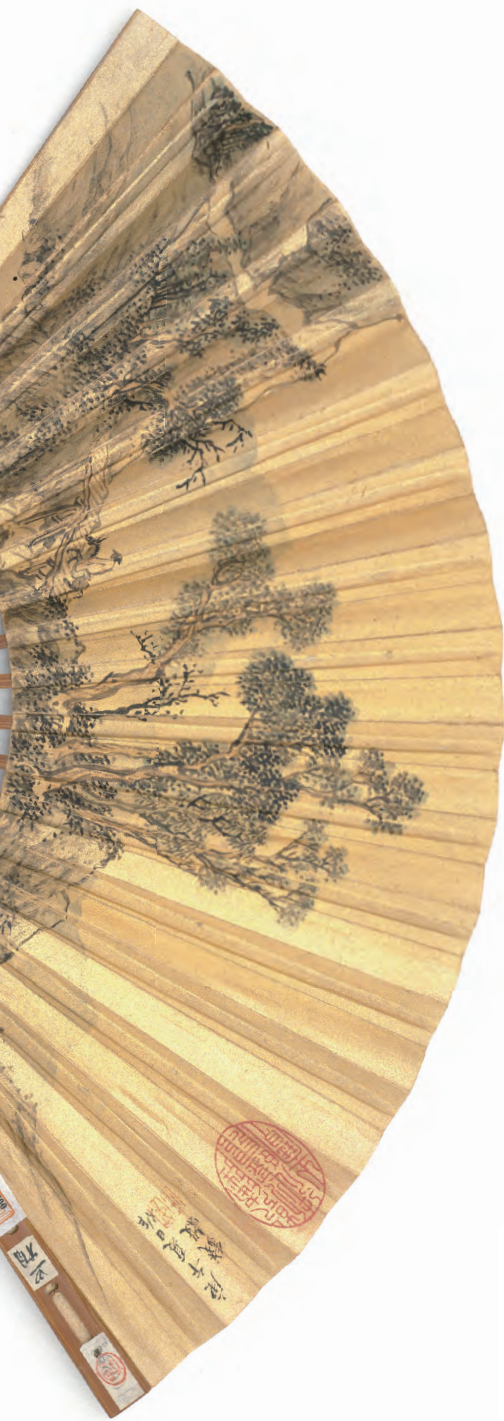
Pursuit of Sophistication and Novelty: Travel through Time and Get to Know Literati of Ming Dynasty

文／連啟元 Lien Chi-yuan (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助理教授) · 圖／國立故宮博物院

明代（1368-1644）距今不到400年，這個時代的生活特色，相較其他時代，例如唐代的貴族風尚、宋代的文人儒雅，略有些不同。從明代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以來，所開啟的時代風格，是一種接近平民化的風尚，更多了貼近你我的世俗風情，時而率性任真，勇於展現自我的生活風格。

雅俗並存：精緻、奢侈、世俗化

明代文人也像傳統一樣，追求典雅、品味的塑造，鍾情於詩文書畫，有刻意追求古代文物、器物的「崇古」、「好古」風氣，所以對鑑賞鐘鼎、彝簋、書畫法帖、玉器古玩、文房清供，乃至於品茗、焚香、彈琴、飲酒等，都是文人日常生活裡，不可或缺的情趣雅趣。董其昌（1555-1636）認為，從擺放古董的環境、情境，所形成的高雅、清幽氛圍裡，可以令人神清氣爽，有延壽去病之效用。因此，「好古」不僅是博雅高尚的表現，更是文人自我品味的象徵。



錢穀 畫板橋策蹇 明代
16×47cm 摺扇
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品



杜堇玩古圖 明代 126×187cm 絹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品

不過，在追求典雅之餘，明代也逐漸轉向了世俗化。以鑑賞古玩為例，本為文人之間的風流韻事，但是過於沉淪放縱、不知節制，則流於玩物喪志，以致破產敗家，王世貞（1526-1590）甘願以一座莊園，換取《兩漢書》；朱大韶更可以為了罕見的宋刊本《後漢紀》，竟不惜拿美妾交換。甚至有人以古玩為營利的手段，專門作偽古物，用來獲取財物、田產，這都已經違反了文人鑑賞玩古的初衷，而逐漸走向商業營利的世俗化。

品茗為文人休閒的活動，明代文人一方面追求水品、茶器、茶寮、茶友的品味，講究茶道中五行相生相剋之說，以及去百病的養生理論。但另

一方面也受到社會經濟的影響，開始追求多樣的品茗文化，而花果茶、香草茶的出現，以及加入各種花片、果仁、蜜餞、鹽漬物，而形成梅桂潑鹵瓜仁茶、榛松茶、鹹櫻桃茶等，都代表著對口味多變的追求。在茶具上也十分講究，文人吳應箕就提到，萬曆時期有位僧人經營茶舍，以「惠泉、松茗，宜壺、錫鐺，時以為極湯社之盛，然飲此者，日不能數，客皆盛士也。」講究使用的惠山泉水、茶葉來源，以及宜興壺、錫鐺等著名茶器，而文人們似乎也熱衷於此道，說明無論品茗的器具、口味等，都逐漸走向奢華、精緻化。

享樂獵奇：癖好與新奇的生活態度

受到明代中晚期以來陽明「心學」學說的提倡，明代文人逐漸產生出一種強調獨立、自我的人格特質，對於生活的價值態度，表現出自我性格的意向，以獲得生活上的滿足。在競相追逐思想解放、個性自由的「人性化」生活價值，首先表現在特出的人格個性，傳統社會將癡、癖、顛、狂、狷、奇、怪等詞句，視為行為乖張怪異的評語，明代文人卻開始推崇這些行為表率，不少文人動輒自稱「畸人」、「廢人」、「贅人」等，以奇怪、特異的行為舉止作為標榜，引人注目。張岱（1597-1679）更提出「人無癖不可與交，以其無深情也；人無疵不可與交，以其無真氣也」，重視自我獨特個性的說法。從體察生活細節與事物，進而獲得日常樂趣的型態，正是晚明文人的生活樣貌。

追求癖好、怪異的態度，可以表現在服裝的具體行為上。楊慎（1488-1559，字升庵）是嘉靖時期



明人掐絲琺瑯鴨式爐 明代 24×25cm 銅胎
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品



明人掐絲琺瑯番蓮紋盒 明代 26×12cm 銅胎
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品

的文人，有時喜歡敷粉化妝，作丫髻插花的女性打扮，與門生、歌妓，遊行於城市大街小巷之間，這種男扮女裝的表現，被當時的反對者斥為「服妖」、「人妖」。但是如此行徑，卻也引起不少讀書人仿效與追求，甚至成為當時的流行風潮，所以李樂（1532-？）在《見聞雜記》寫詩提到：「昨日到城郭，歸來淚滿襟。遍身女衣者，盡是讀書人。」反映出當時不少文人，對於此舉的贊同，可見喜愛女裝的楊慎，不僅敢於標新立異、展現自我，更走在時代的尖端。

經濟富裕與藝術創作

經濟生活的富裕，也帶動日常生活文化的提升與需求，蘇州文人王世貞（1526-1590），曾與商人背景出身的好友詹景鳳（1532-1602）聊天，王世貞說：「新安賈人見蘇州文人，如蠅聚一羶。」詹景鳳也毫不客氣的回應：「蘇州文人見新安賈人，亦如蠅聚一羶。」文人與商人之間，如同蒼蠅與生肉共生的戲謔比喻，說明了商人需要文人的加持，藉以附庸風雅，提升社會文化的地位；而文人也需要商人的幫

助，獲得經濟收入的來源，因此可見經濟發展與藝文創作之間的緊密關係。

因此，明代文人對於索取藝術創作的費用，成為維持生計的重要經濟來源，視為理所當然，甚至開列數目、記載於簿本之中。李翹（1506-1593）在《戒庵老人漫筆》提到幾位明代文人的直率態度：桑悅（1447-1503）平時作畫皆有收費，曾說出「平生未嘗白作文字，最敗興」的坦率之語；而吳中四才子之一的唐寅（1470-1523，字伯虎）則直接把索取書畫的人名與費用，紀錄在一本帳簿上，封面寫上斗大的「利市」二字。因此，正視經濟對藝文創作的重要性，才能使藝術創作提供更好的發展空間，而明代江南經濟發展的地區，遂培育、匯集出更多優秀的藝術人才，進而主導藝術風氣的走向。

經濟與藝術共生、互利的發展，在明代中後期的江南地區最為顯著，特別是蘇州地區的工藝品，當時被稱為「吳中絕技」，或「蘇樣」、「蘇意」，是引領全國流行風尚的指標，張岱《陶庵夢憶》列舉了玉石、嵌鑲、梳子、金銀、扇子、筆硯、琴等工藝



明人鬥彩雞缸杯 明代成化 4×8cm 瓷器
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

品，稱讚如此精緻的工藝技術，已經從「匠」的技術層面，提升到神乎其技「道」的境界。所以「蘇樣」、「蘇意」等工藝作品，為當時人所爭相搶購，甚至成為競相仿效與追逐的對象。

在工藝技術上的追求，更著重在精緻、奢華的品味塑造。景泰藍是一種瓷、銅結合的工藝，結合掐絲琺瑯的技術，將琺瑯釉藥塗覆在金屬胎燒製而成，再反覆燒製、打磨、鍍金而成，製作精美富麗，金碧輝煌。而成化時期的鬥彩雞缸杯，更是皇家專用的珍品，採用釉下以青花繪製，釉上再描繪色彩的鬥彩技術，從器型、工藝、色彩等技巧，無不精巧細緻，當時明代文人即有「成窯雞缸杯，為酒器之最」的美譽。即使到了現代，雞缸杯在拍賣市場仍可達10億以上，足見彌足珍貴。而景泰藍、雞缸杯的出

現，更代表了明代工藝技術，如同尊貴般的精湛與奢華。

新奇多元的創作意念

從明代嘉靖時期權臣嚴嵩（1480-1567）被抄家時，所輯錄而成的財產清單《天水冰山錄》，可以看出嚴嵩收藏的品味與當時的工藝技術，其中分為金器、銀器、玉器、玻璃製品、瑪瑙水晶、柴窯、瓦硯等，僅僅扇子就有27,308把，還包含川扇、摺扇、團扇、牙玳檀香扇等類型。而家具類型，則有屏風、床具，其中床具640件，包含雕嵌大理石床、彩漆雕漆八步中床、描金穿藤雕花涼床、素漆花梨木等涼床，以及各式大小花梨木床126張，每張精雕細琢的床，都要耗上木工巧匠，數年以上心血，才能孕育出的精品。而多樣變化的類型，都體現出多樣新奇與工藝精巧。

對於新奇、奇特事物的興趣，成為明代社會不可或缺的文化要素之一，於是在商業活動興盛的市鎮之中，無論是文人或藝術創作者，都競相以獨特的風情或型態，來迎合當時的時尚潮流，進而發展出追求感官刺激的品味。一旦大眾對新奇事物失去興趣之後，又再變化出新的玩意，吸引大眾的關注。因此以當時的藝術家而言，只要能夠創造出新奇、刺激的奇特作品，就會受到大眾極度的關注與青睞。於是，就塑造出明代文人生活之下，追求精緻、新奇、多變的風格特色。🌱

延伸閱讀

- （明）不著撰人，《天水冰山錄》，收入《知不足齋叢書》，臺北：興中書局，1964年。
- （明）李詡，《戒庵老人漫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。
- （明）周暉，《二續金陵瑣事》，收入《筆記小說大觀》16編4冊，據明萬曆38年刊本，臺北：新興書局，1983年。
- （明）張岱，《陶庵夢憶》，收入《叢書集成簡編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6年。
- （明）董其昌，《骨董十三說》，收入《叢書集成續編》，臺北：新文豐出版社，1989年。